

政治历史文化古今谈

吴德耀著



胜友书局出版

政治历史文化古今谈

吴德耀著



胜友书局出版

政治历史文化古今谈

督 印：李元开
作 者：吴德耀教授
编 辑：吴俊刚
封面题字：符致珊
封面设计：符致珊
出 版：胜友书局
发 行：SENG YEW BOOK STORE
Blk 231, Bain Street, #01-15/17,
Bras Basah Complex, 百胜楼(书城)
S'pore 0718. Tel: 3374653

统一编号：SY: 01-241

日 期：9/87

ISBN: 9971-52-045-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by: G. T. Printing & Trading (Pte) Ltd. Tel: 2702639

前 言

退休的教书人所忌乃是收拾书包，过清闲的生活，待渡晚年。俗语说，凡事不进则退，这是古今不变之道。做学问之道亦是如此，不进则退，则荒，甚至则忘。1981年自新加坡国立大学退休之后，幸得《南洋商报》及《联合早报》聘为编辑顾问，撰写星期论文，为期五年，共写了一百三十余篇。这对教书人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借此不但温故而知新，又把几十年的所学、所知及所得留言，予以自省自勉，岂非读书人之一乐也。

在此要特别感谢《南洋商报》及《联合早报》的礼聘厚待，吴俊刚先生，符致珊老友费心费神的义务帮助，这本小书方能出版。

对于内人薛瑛女士多年来鼎力支持与协助，铭感于心。

吴德耀

1987年7月

吴德耀教授履历

吴德耀教授1916年生于中国海南岛。毕业于马来西亚槟城钟灵中学。1940年获南京金陵大学文学士学位。1942年获美国Fletcher法律与外交学院硕士学位。1946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66年获美国翰牟敦大学赠荣誉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政治学研究员，联合国官员。1947年至1948年间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1957年至1971年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1971年至1975年任新加坡大学政治学教授及政治系主任。1975年至1980年任南洋大学研究院院长。1980年至1981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退休后任《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编辑顾问，撰写每周国际时事评论。吴教授是新加坡儒家伦理委员会主席，同时是东亚哲学研究所理事兼所长。

主要著作有：

《方吴马来亚华文教育报告书》（1951）

《人与社会》……………教育出版社（1979）

《东方政治——西方政治》……………汛太平洋书局（1979）

《国际政治研究》……………汛太平洋书局（1979）

《中国文化的根源》……………联邦出版社（1980）

《中国的变与恒》……………南洋商报（1982）

另有其他有关教育、历史、文化及政治专论百余篇。

目 录

第一辑

国有八维	1
论今日国家的富强	3
贫国与富国	5
战争与国防	8
两个战胜国	11
两个战败国	14
论时势造英雄	16
论英雄造时势	18
政坛得失与历史的批判	19
未盖棺而论定	21

武人与政治	23
文人与政治	25
商人与政治	28
《孙子兵法》与今日商场	31
漫谈民主与专制政治	33
英国的选举——美国的选举	37
种族沙文主义	39
政教之争	41
领袖人才的言与行	44
从自由平等博爱谈起	46
领导者——执行者	48
选拔人才——任用人才	50

第二辑

东方文化——西方文化·····	53
国之盛衰存亡与价值观·····	60
东方的治国之道·····	68
西方的治国之道·····	84

第三辑

儒家思想——适古不适今? ·····	93
儒家思想与儒家行为·····	96
儒家伦理对利的价值观·····	104
儒家的理想政府·····	107
儒家对人的概念与亚洲的近代化与工业化·····	113

国有八维

今日世界倾向于东西分裂南北对立之情况中。美国和苏联争霸，穷国和富国争利，皆以富国强兵为前题，于是世界动荡不安，危机重重。今日世界的局势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情况颇有相似的地方，一面准备作战，一面和谈罢兵，合纵连横，互相指责，舌战不已，似乎世界大战就要到来。在这种危急存亡乱世之秋，一个国家应该采取哪种政策才能安全生存呢？如何应未来之变呢？

公元前七世纪——亦即是春秋时代——中国有一位政治家，管子，主张用“四维”来保卫国家的生命和安全。什么叫做“四维”？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一个国家必须依靠这四维，亦可说是四面盾牌来抵御外侮内腐。如果一个国家缺了一维，就会歪在一边；如缺二维，就面对危机；如缺三维，就要倾覆了；如缺四维，就必灭亡。歪可正，危可安，覆可再起，唯灭亡则不可恢复。鉴于此，一个国家的国民应行礼义，知廉耻。如能“行”“知”并进，人民才会约束自己而不做巧诈邪恶的事。这样，国家虽居于乱世之中，必有内在的潜能，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地生存下去。所以守国的法度在修饰四维，这段话是管子的政治理论和主张。

今日的国际局势虽与中国古代有相似之处，但却有不同之点。古时的中国只有独一无二的君主专制政体；今日的世界政治思潮纵横交错，有西方的民主主义，左右派的社会主义，中苏的共产主义，君制的议会主义等等。所以，以礼义廉耻四维做为施政法度是不足的。今日一个国家如要生存，必须拥有一种政治理想和政治体系才能有方向可走，才能取舍自如，以抵御错综政治潮流的冲击。这个“政体”可说是今日立国守国的“五维”。

“六维”乃是“国防”。国防是一个国家，无论大小，所绝不可少的。正如孙子所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七维”是外交。今日的世界国际距离缩短，关系密切，国无论大小，强弱，都需要外交才不致孤立。孤立的国家诚如强盛的美国和苏联，亦难于维持它们今日的地位；弱小的国家更不必说了。以兵法家孙子的看法，“伐交”仅次于“伐谋”，于是今日的弱小国家如能善用外交，即可解危为安，取胜而生存。“八维”是贸易。从经济的观点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很重要的一维是经济，而经济的来源在贸易；贸易即能使国家增加财富，人民的生活因而有相当的水平 and 保障。所谓“民以食为天”也就是这个古今永恒不变的道理。

总而言之，今日立国之本，守国之度在修饰礼义廉耻古代的“四维”之外，必须加上政体、国防、外交、贸易，现代国家必然所需的新“四维”，总共“八维”。具备了“八维”，亦即八面盾牌的国家，才能抵御外侮，防止内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而不忧，国家富强而长存。

论今日国家的富强

中国传统的说法国与家是分不开的，所以说“国家”，建国立国的基础在于家，而家的存在在于国，因此有“国破家何在”之说。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里充满了“家破人亡”的现象，那么这个社会必定凌乱而且动荡不安，国亦必有衰退的现象，甚至可以陷入危急存亡的边缘。国可以说与家有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唇亡齿必遭殃。

西方认为国(State)是个“权势”(Power)的组织，不包括家的观念，因此“国”与“权势”(State and Power)两个名称可互相通用，“权势”可称为“国”，“国”亦即可称为“权势”，于是今日有一百七十多个国家，亦可称为一百七十多个“权势”(One hundred and Seventy powers)。以“权势”作为“国”的代名词对东方人来说是陌生的。东西基本政治观点不同之处就在此。双方所追求的目标亦有所差别。西方国家所追求的是权势，因此进取和侵略的意识比较强，于是，全世界的领土几乎都被霸占或而沦为殖民地。东方国家所仰慕的是“国泰民安”，国家安全无事，人民即可安居乐业，其重点和寄望在“安”一字。

然而今日世界乃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世界各国，无论大小，都在以谈“权势”为主题。以追求富国强兵为政策。为什么呢？因为衡量国家的地位及威望乃是根据富和强的程度而下定论。既然世界的局势和动向是如此，国际纠纷亦因之而崛起：谁最强？谁最富？谁最富强？谁是今日世界的执“牛耳”者？

论一个国家的富强是颇为复杂的，谁能正确地估计一个国家的富强呢？如何正确地估计一个国家的富强呢？历史上不是充满了不少的错误吗？古代的雅典可说是富强的国家，但却败于较穷的斯巴达；举世最富强的美国打不过穷且弱的越南。以国民所得为准绳则科威特较美国为“富”；但是科威特国家虽富，人民未必富，而全国的总收入可能还不及美国一个

大公司的总收入高。科威特在中东的波斯湾是个弱小国家，但是由于是产油国组织成员，所以科威特的影响力在某些方面是不可轻易忽略的。亚细安五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个别的力量并不足以引起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但是集体行事，如针对越南占领柬埔寨问题来说，却是一股不可否认的力量。再之，有些国家，从世界性的影响力来说，不能称为强国，但在区域范围之内却是强国，印度在南亚的地位即是如此。

其实，以国家之富强及大小来分类是很难的。超级强国，指美、苏，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再其次就很难判断了。不过今日世界主要的政治和经济的“原动力”确出乎少数富强国家之手。哪些少数国家呢？以其世界性的影响力为衡量的准绳，则今日八十年代富强的国家可说有四：美国、苏联、日本和西德，但亦有重点的区别。美国是一个民主政体，资本主义的国家，地大物博，以民享为主题，人民好逸恶战，于是国家即可富强，但是富过于强。苏联是个共产主义，政权集中而又好扩张的国家，地大物也博，因而国可强但民不可富，于是强过于富。西德和日本是纯粹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国家，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以取利为先，军备为次，于是国家富而不强，因此在世界政治上的影响力不如美、苏。

中国属于哪一级呢？中国是个共产主义，政权军权集中的国家，地大物博，但人口过众，因此国穷民亦穷。在这种政治经济制度之下，中国无法富，人民无法富，充其量只能达到“小康”的境地。不过国家可以强，因为全国的人力和物力可以集中在发展国防与军事的用途上，这股力量是相当可观的。然而要在八十年代达到世界水平的富强之国的地位是做不到的。中国今日没有富强的实力，却有富强的潜能。

总而言之，今日世界是个贫富不均强弱不匀，富吃穷，强欺负的世界，因此，只能依赖不稳定的国际“均势”，苟且维持一时的和平罢了。

贫国与富国

贫富不均自古而然。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方大哲学思想家柏拉图有言：一座城里有两个城，富人的城和穷人的城。至今，情况仍然未改。今日的世界已一分为二，穷国的世界和富国的世界，且有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趋势。这种对立的局面可使未来的二三十年危机重重，恐怕要比东西对立所引起的危机更为复杂及险恶。东西对立的主角是美苏，然而在今日的国际局势之下还有其他各国的力量来维持均衡，所以一时不致于导致战争，是危而不险。至于贫富不均的情形愈来愈严重，无时不在酝酿着长期对立的局面，潜伏着改变世界面貌的危险。东方圣者早就认为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亚里斯多德早就警告：贫富不均是社会革命的根源。

贫富不均是老问题，把它当为国际问题慎重的讨论乃是近几年的事。“南北对话”的名称在七十年代以前似乎没有听说过。所谓南，是指那些工业较落后，正在发展中的国家而言，北是指那些工业较为发达而先进的国家。两者以赤道为分界未必完全正确，因为赤道以北有穷国，如孟加拉、阿富汗，以南也有富国，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75年在巴黎，1979年在日内瓦曾经两度开过国际会议讨论南北问题，但结果都不欢而散。今年十月杪在发展中国家墨西哥游览胜地坎岗再次集会，共有二十二国参加对话，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促使南穷北富国家之间能进一步的谅解，并且缩小南北对话误解的洪沟。这次的会议不能说不重要，不远千里而来的国家有中国、日本、英国、法国、西德等，美国总统亦亲自出马。令人遗憾的是号称世界第一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和联盟却没有参加，这使人想起“狗在牛槽里”的故事，既不愿帮助人，又不让别人伸出一臂之力。苏联就是这种作风。

事实上，帮助贫穷国家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即是采用“自由贸易”制的国家。有人说：这是富者良心责备的表现，它们明知财富是从穷国榨

取而来，试想，不到十亿的人利用了三十多亿人的资源，岂能不富？也有人说：富者如果有良心即不会富了。所谓“富者不仁，仁者不富”，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帮助的动机完全是自私自利的。假如这些工业落后国家能发展起来，他们必定要向工业先进国购买新的高级工艺产品及各种设备，先进国的经济即可因此而继续繁荣，并且有了保障。最主要的动机乃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是心有内疚，或者良心的发现。事实摆在面前，世界人口在二三十年之内可以从目前的四十亿增加到六十亿之多，而所增加的人口，毫无问题，都必来自贫穷国家。问题可就严重了，改变世界面貌的革命必层出不穷。这些贫穷的国家不必动用武力，只要顺着人海的浪潮，凭着海啸的力量向前冲击到全球五洲四海各处，这时，富国的堡垒，任凭何等坚固亦难能保存安全无恙。当然，未来的世界局势未必如此，但是，贫富不均所带来的危机不可不防，为着整个人类的和平共荣共存，不得不早日探讨解决的办法。

从这次的会议看来，穷富之间的鸿沟及歧见仍然存在，“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作风仍然存在。富国认为他们的财富是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为什么要分给别人？穷国认为富者之所以富是多年来剥削强夺的结果，是为“不义之财”，拿出来帮助别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如此成为僵局，南北对话变成穷富对咒，这是应当避免的。古人说得好，贫穷而不出怨言是难做到的，富者应当了解。不过只伸手要钱，要不到就开口大骂，显然不是办法。与其整日怨天尤人，不如自力更生。诚如谚语“自助者天助之”，因此，点起一只蜡烛总比咒诅黑暗高明吧。

总而言之，来年的世界仍是贫富不均，“货力”为己，城郭沟池以为固，故谋用是不作而兵由此起的世界。因此，南北对话更要致力进行，向“一个世界”，“人类大同”的目标迈进。这次的南北对话虽然收效有限，但是谈总比不谈好，对话总比对立好。好消息是明年将在联合国继续进行。这一次稍为美中不足的是开会的地点。坎岗这个游览胜地，从千千万万贫穷国家的人民看来，似乎太过于豪华了。读过水浒传的人大概还记得智取生辰纲那个大汉白日鼠白胜所唱的民谣吧：

赤日炎炎似火烧
田野稻禾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
公子王孙把扇摇

1981年11月3日

战争与国防

凡天下事都是相对的，有昼就有夜，有光就有暗，有恶必有善，有爱必有恨，有男必有女，有阴必有阳，有战争，必有和平。相对交争，必然产生新的局势；新的挑战必然引起新的反应；然而基本的对抗性永存不变。从历史上看，战争与和平同时存在，又接踵而来。人与人之间或国与国之间就是这样，或和平共存，或黩武而战；战息又宣告和平，胜者趾高气扬，败者待机复仇。这是天下事所遵循的规律。

人尽他所知所能利用或发明种种武器来作战、伤害及消灭他的敌人。最早期有木棒石斧，后来有刀剑戈矛弓箭，继之有枪炮、坦克、潜水艇、战舰和飞机等，现在则有各种飞弹，杀人的激光，生物化学武器及许多在秘藏中或正在制造中的秘密武器。这些武器可能都有毁灭全城，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威力。

战争的性质也已改变了。从个人之间的搏斗演变到一旅一军的兵马斗争，从君主的相争蜕变为国与国的战争，每一个新时代都有新的武器，每次战争所用的人力有增无减，所耗费的财力则增十倍，百倍，千倍。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兵学家孙子已经告诉过我们：“凡兴师十万，出兵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扬名西方的军事学家克劳塞维兹 (Clausewitz) 也说过：在十九世纪初年的拿破仑战争时代，就是 1813 及 1814 两次与法国交战，普国参战的人数，包括死亡的人，已达一百万，一百五十年之后，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短短的四年中各国总动员六千五百万人，死亡人数有八百万之多，耗费三百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估计，无论在总动员人数，伤亡人士及耗资上必较前一次大数十倍以上。单死亡人数，不计中日之战，据估计有五千万之多。如果再来一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全人类都可能卷入战争的旋涡之中，那时是否还有活着的有知之士来做估计的工作是一个问